

784.14  
5214(2)

# 俄羅斯的土地 從什麼地方來的

A. 托爾斯泰著 金人訳



托爾斯泰著

( А. Толстой )

金 人 譯

俄羅斯的土地  
從什麼地方來的  
( ОТКУДА ПОШЛ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六 年



托爾斯泰

(А. Толстой)



## 俄羅斯的土地 從什麼地方來的

### 照德國人講的歐洲歷史

不要以為，只有希特勒才命令構想出了「貨真價實的日耳曼種族」君臨一切人民的理論。德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已經老早認真地和有意識地從事這個工作了。德國的歷史科學，用着顧慮到未來的態度，把虛偽理論的毒素灌輸進人民的腦筋，首先是德國人自己。這是用一種完全校正的形式做的，而且早有學院式的公正性。在歐洲的和美洲的學校裏學生們研究着似乎是無邪的和實際上不能採用的真理。實際上，在這些真理中間却秘密隱匿着日耳曼帝國征服和奴役世界的戰略計劃。

這些從大中小學講台上，從歷史讀物和百科全書的書頁上傳播下來的「真理」，先在三方面生下了根，後來，法西斯的種族理論便高踞在上面。

第一方面：歐洲的殖民歷程，是由於印度——日耳曼種族的人民從世界之頂（Крыша мира），也就是從帕米爾（Памир）高原和從北印度向西移殖。在這以前，彷彿歐洲是空無人跡的。首先產生的是散居在大西洋沿岸的和在大不列顛島的凱爾特（Кельт）種族，還有那些在地中海沿岸創造了雅典和羅馬文化的種族。然後，居住在中歐的藍眼睛的，長腦袋的日耳曼種族開始活動了。至於斯拉夫人，德國的歷史科學是不願意，而且也很吝嗇地講到的。斯拉夫好像也是從世界之頂追隨其他種族的後塵來到的，不過他們始終處在野蠻的和混沌的狀態中，對於他們簡直不值得浪費筆墨和紙張。

第二方面：這些向歐洲移動的種族——地球上的一切種族也都是同樣的——從自己一生長的開始，自己身上就具有一種他們自己獨特的，身體上的，道德上的和社會上的特點——就像橡樹永遠是橡樹，蘆葦永遠是蘆葦一樣。

譬如，凱爾特種族，有天賦的才幹，氣盛，好鬥，但是，在總的方面，不是道地的種族並且也沒有將來。斯拉夫人又懶，又好偷竊，又骯髒，毫無建立國家，思想以及組織工作的才能。然而日耳曼民族却擁有一切高尚人類的質地。它的命運已經註定了要獲得統治世界的權力，君臨其他的種族——不管它們願意或是不願意。德國人的生存空間——是整個地球，至於希特勒所應允的新秩序——是給德國人預備的一大碟子熱騰騰的豬肉，是為德國人而工作的其他民族的悲苦的畜棚。

第三方面：歐洲文明的產生和發展，完全是靠了日耳曼種族。日耳曼人在五世紀時候，顛覆了羅馬帝國，他自己的貨真價實的血輸入了萎靡不振的世界，在墮落了的羅馬道德的位置上，設定了嚴厲的日耳曼道德，還創立了新的，封建的制度。結果，如果英國人也同樣給整個人類文化有了某種貢獻，那末，這只是因為在他們的血管中——有撒克遜（Саксония）<sup>①</sup>和諾爾曼（Нормандия）<sup>②</sup>人的日耳曼人的血液；如果

---

① 撒克遜是德國南部一省。

法蘭西人也曾經作成了什麼事情——這又是由於薩爾（Салл）的法蘭克（Франк）人<sup>①</sup>，接受了加爾-凱爾特（Галло-Кельт）<sup>②</sup>種族的高貴血統。對於創造了世界文化的古愛拉達（Эллада）<sup>③</sup>問題則很複雜了，因為那個時期連日耳曼人還幾個字還沒有聽說過，但是法西斯的歷史學家對這事衝出了難關：古代希臘人是從布蘭登堡（Бранденбург）<sup>④</sup>，從普魯士游牧到希臘來的：爲了要剷除幾個由荷馬（Гомер）<sup>⑤</sup>所生的矛盾，法西斯的歷史學家爲了免除一切的爭論，宣佈荷馬是猶太人，因為在他的「伊里亞特」（Илиада）和「奧迪塞」（Одисея）<sup>⑥</sup>內一直就指出，還是在太古時代，希臘便居住着各種不同的希臘人苗裔。

斯拉夫人民的參加歐洲文明，以及卑占廷（Византия）帝國<sup>⑦</sup>的重要任務，德國人也反對。從五世紀起直到現在，歐洲是由德國人創造的，由德國人參加的，因此德國人在一九三九年征服了歐洲大陸，造成了歷史的正義的紀錄的，像合法的主人一樣和老爺一樣，盤踞在歐洲。

德國人假藉科學的名目，把被他們故意歪曲了的和加工了的歷史轉變成爲準備世界侵略的政治武器。我們一定要肅清知識上的淆亂根源，恢復歷史的真情。這個任務是有關戰後世界復興的巨大的和勇敢的計劃的，在這個計劃中，一定要根除從德國人方面，或者從他們的同盟者方面再重演血腥的侵略慘劇的一切可能及前驅。如果生活的科學——歷史——依然如故地殘留着德國人的謊言，如果學校課本上的英雄依然是「高尚的日耳曼種族」的代表人，世界上也就不會根本肅清血腥的冒險。

---

① 是北歐的一個種族。

② 是德法接壤處一塊地方，前屬法國，現屬德國。

③ 芬蘭南部的加萊里亞地方的民族。

④ 即古希臘之稱。

⑤ 普魯士的一省。

⑥ 著名的希臘古詩人。

⑦ 都是荷馬的名著。

⑧ 即古代的君士坦丁堡國。

## 民族的移殖

這是孩子們的一個最有興趣的故事。人種並不是從世界之頂移殖到空無人跡的歐洲的，而且也不可能。民族羣衆的移動像海的波浪一樣——好像他們是從遠處跑來，被堤岸碰碎，其實水是並不移動的：只是一個波浪起來，另一個波浪下去。民族在自己的羣衆中照例也是不動的，除了少數的例外；一個國家渡過了幾千年，侵略者的軍隊通過，改變着經濟條件，社會關係，種族和種族混合，改變着語言，但是民族的基本羣衆依然是忠於自己鄉土的。

在歷史的記載上，日耳曼族在羅馬共和國<sup>①</sup>和羅馬帝國時代，曾經發生過移動，斯拉夫人——在卑占廷時期，匈奴人時期，阿剌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時期，都會發生過移動；在還要更早之前，小亞細亞大帝國和富饒的埃及都會遭受游牧人的侵入。在紀元前一千餘年的時候，產生了高尚的土著文化的古印度被自稱為阿利亞人，或者自稱為阿利人的野蠻種族佔領，他們的故鄉就是現在的烏士別克斯坦和大吉斯坦；大概，像這種侵略性的移動，在我們的歷史知識界限以外，也還有的，不過不論在什麼場合，移動的不是民族，更不是種族，而是爲了去搶奪，或者去征服那些文化地位較高的國家的野蠻人的武裝隊伍。

這類的冒險，總是在那一個，或者另外一個野蠻民族，不管是游牧的或者定住着的，已經把自己的民族組織弄得殘缺不全，在外部的推動和內部的成長，以及矛盾的尖銳化的壓迫之下，從家長制的恬靜和分家狀態轉變到建設民族的和種族的聯盟和建立軍事民主制度的狂風暴雨時期。所有一切民族的發展法則都是一樣的，不問他們的皮膚顏色如何。舉成吉思汗這個古典的例子，就可以看到所謂民族移殖的全部道理。成吉思汗是個典型的，由庫魯爾台<sup>②</sup>的軍事共和制度選出的，蒙古各民族聯盟的統帥。行軍的時候，跟隨着他的一共只有三千個蒙古騎士，這

① 羅馬帝國建於紀元前七五三年，初行王政，後改共和，稱羅馬共和國，至紀元前二七年始爲帝國。

② 蒙古人的貴族會議。

是他的近衛軍。其餘的由他率領過的，由他的兒子們和軍事首長們率領着侵略和劫掠了半個世界的，無數的和多民族的隊伍，都是在半路上結集起來的。但是蒙古人自己以及和那些把軍隊交給他去侵略的民族，仍舊留在原處。

這樣，如果假定歐洲的民族：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是從世界之頂來到歐洲的，那末在頂上一定會保留着這些民族的殘餘部分，他們從前是曾經把侵略的軍團派到西方去的。但是不論在世界之頂上，不論是在它的附近，既沒有發現過凱爾特人，也沒有發現過日耳曼人，更沒有發現過斯拉夫人。只發現了一種梵語——原始的語言，這種語言的字根有許多是印度，波斯的某些種族，凱爾特，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語言所共有的。不過這種重要的證據只是證明，在廣大的地域上，從印度到大西洋，曾經居住過許多社會發展的形式相近和原始語言形式相近的種族。歐羅巴洲還是處在遠古的時候，剛向舊石器時代走去的時候，人羣已經在它的上面依照着文明的梯級，開始大家都是一樣的緩慢的攀升了。

從來不會有過，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單獨的「日耳曼人種。」在家族生活的家長時代，凱爾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同樣地住在許多用籬垣圍起的大城市裏，住在用樹枝和蘆葦搭成的，外面用泥塗過的圓型小屋裏，同樣地種植大麥，小麥和粟，捉魚，打野獸，設置捉鳥的夾子，從空樹穴中掏取蜂蜜，同樣地向死去的祖先禮拜，相信水和樹木的神，用「CЛ」的聲音稱呼太陽和鹽<sup>①</sup>；用「P」或者「OP」<sup>②</sup>的聲音稱呼木犁，一族人和另一族人會爲了高興和女人互相打架。

只有在家族聯盟，或者經濟擴大的階段上，才開始在社會的形式上，習慣上形成相異之處，並發展語言。只有在和羅馬文明接近的狀態下，歐洲的民族才展開了自己發展的途徑，不過有些是比較快，有些比較

---

① 俄文太陽爲 Солнце，鹽爲 Соль，中間都嵌着 СЛ 二字母，英文太陽爲 Sun，鹽爲 Salt，德文太陽爲 Sonne，鹽爲 Salz，中間都有 SL 兩字母。

② 犁之俄文爲 Плуг，英文爲 Plough，德文爲 Pflug，都有 P 或 OP 等字母。

慢。凱爾特人，特別是加爾人，特別早地和羅馬接近，當亂髮蓬蓬的日耳曼人還在自己的萊茵河，南部的多瑙河的邊界和東部的拉巴（Лабa即愛彌巴）河之間的森林中，過着野獸般的生活時，在加里亞已經有了馬戲團，澡塘和漂亮的道路了。

斯拉夫人離世界文明的中心更要遠點。他們的土地是難以丈量的：他們的北方邊界從拉巴——沿着整個的波羅的海岸，沿着聶瓦（Нева）河，伏爾霍夫（Волохов）河，伊爾曼湖（Ильмень-озеро）和鄂喀（Ока）河——一直通過去；斯拉夫人在東方居住的地方達到頓河，又彎到亞速夫海岸；在南方——沿着整個的黑海岸直到多瑙河口，西南的邊境是德涅斯特（Днестр）河。古代住人特別多的地方是德聶泊爾河岸和它的支流沿岸。

## 照德國人所講的——戈德人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日耳曼的民族，戈德（Гот）族，在德國人所編的教科書上，成了歷史舞台上的寵兒。西方的戈德人佔領了西班牙，東方的戈德人破壞了羅馬帝國，把他們的國王改稱為羅馬的皇帝。整個的中世紀，連十字軍東征時期在內，德國人的名字都在喧鬧着和沸騰着。戈德人是那種日耳曼種族的代表者——白頭髮，藍眼睛，生着長長的腦蓋骨，他們把箭的，只有德國人才有的強壯的野蠻的文化，嚴厲的道德和一切高尚人類的品質帶給了在羅馬統治下潰爛下去的歐洲。

戈德人是封建的歐洲的創始者，戈德人用偉大，光榮和力量的羅曼諦克斯驅日耳曼族的一切人民，而且率領他們去完成歷史的使命，也就是在現代又由希特勒所實現着的使命。

## 實際上的戈德人

戈德人的腦蓋骨的確很長。一九二七年在克里米亞附近巴赫契薩拉（Бахчисарай）地方發掘的結果，有兩處城市的廢墟中發現了戈德人的墳墓，他們確是狹窄的，不自然地伸出很長的腦蓋骨。參加發掘的德國的考古家，因為得以確證這種種族的特徵，而感到極大高興。但是蘇

聯的考古家告訴他們那種事實，即正常的腦蓋骨是不能向上長的，被發現的那種樣式，只是證明戈德人從小就被什麼東西包裹着，強制他們成一種高貴的樣子，自然也使智力的發展受了障礙。

從在巴赫契薩拉附近發現的戈德人的遺跡上看來，他們是那些在四世紀時，由於匈奴人侵略，逃到克里米亞山地來的東方戈德人的苗裔，他們在那兒和平地一直住到葉喀塞琳娜二世的征服克里米亞的時候，在這十二世紀的長時間內，除去包裹腦蓋骨一事外，在文化上的關係上他們一無成就。

在紀元後兩世紀之前戈德人住在日耳曼的西北部，沿着奧台爾（Одер）河，也和別の日耳曼宗族一樣，結成了民族社會。尤里·凱撒（Caesar）對於這些野蠻人就不大看得起：他們結成喧鬧的和沒有陣法的人羣打仗，用柳木的盾牌，長矛和斧子武裝着，戰鬥時候是很兇暴的，不過很容易受驚和逃跑，甚至會把載着老婆孩子的車子都弄掉；平常時候，他們的男人除了打獵，鬥毆和在酒筵上大吃大喝以外，什麼知識都不明白；他們的女人却做工。戰爭和他們對羅馬人的開始交往，搖動了他們的停滯不動的家長氏族的基礎。羅馬的歷史學家們恰好是在聯合的氏族形式崩潰的階段上遇到他們的；他們創設了民族的聯盟，創立了去從事侵略和掠奪物品的青年軍隊。

在二世紀的時候，日耳曼人的這種隊伍，由戈德族統率着，穿出北歐的森林和沼澤向南方——向黑海——奔去。

有什麼東西引他們到那兒去呢？黑海沿岸從史無記載的年代起就是民族繁殖的地方。荷馬和後來的希羅多德（Геродот）<sup>①②</sup>都說古時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民——是吉梅里（Киммерия）人；司吉夫（Скиф）人又把他們征服，住了下來，一部分吉梅里人逃到克里米亞南部的山內去，在塔甫爾（Тавр）的名目下，直住到羅馬人征服克里米亞。司吉夫人和後來征服了他們的薩爾馬特（Сармат）族，是近於斯拉夫人的，同時也有幾個聯合成民族同盟的斯拉夫民族，在全部黑海沿岸，在古班河，在克里米亞的草原地帶散佈開了。他們由於緊密的貿易關係和希臘的

①②古羅馬的皇帝。

①②德威歷史家（Herodotus，紀元前484？—425？）

黑海沿岸的殖民地的愛琳<sup>⑤</sup>文化接近了，如奧里維亞（Ольвия），海爾遜耐司（Херсонес）和潘琪喀佩（Пантикапея，克爾赤）——博斯波爾（Боспор）王國的舊都——都是屬於它的。他們發展了很高的農業和畜牧的文化。司吉夫夫人嫁給希臘人，司吉夫的商人取得了希臘城市的寶貴。司吉夫夫人也有像希臘人稱呼它爲尼阿波爾（Неаполь）<sup>⑥</sup>那樣的城堡，或者都市，這個城市是在現在的森佛羅落爾（Симферополь）<sup>⑦</sup>附近發現的。

戈德人懷着飢餓的侵略者的熱情，侵入了司吉夫—薩爾馬特人的地界，征服了當地的民族，成了大司吉夫—薩爾馬特民族同盟的首領。戈德人是很野蠻的，被他們征服的民族——是文明的。在這種場合，照例發生了應發生的情況——戈德人成爲同盟的首領，給同盟一個名義，便接受了司吉夫—薩爾馬特—愛琳的文化：習慣，法制，土地制度——也借用了語言的一部分。就這樣過了一個半世紀。

四世紀的時候，以匈奴族爲首領的游牧民族的軍事同盟從東方向歐洲移動了。自己身後拖着一羣被征服的種族和民族的軍隊，匈奴人像蝗蟲一樣，穿過北高加索很寬一帶地方，向戈德人進攻過去。德國的教授們是從這個歷史的日子開始計算歐洲文明的日耳曼化的歷史的。

## 羅馬帝國的崩潰

戈德人的黑海沿岸各民族的同盟，在匈奴人的打擊之下瓦解了。一部民族被消滅，一部避開了恐怖的游牧者的道路，一部——被強迫或者自願地——和匈奴人漸進的行動聯合起來。只有一部以西方戈德人爲首的民族聯盟的西方民族，在打擊之下，駭怕毀滅，退了回去——他們逃過巴爾幹，經過了很長久的流浪和冒險之後到了西班牙，把它佔領，就定居在比利牛斯山上和它的北部了。

以匈奴人爲首領的五光十色的土耳其人，蒙古人，司吉夫—薩爾馬特人，北高加索的阿蘭人和戈德民族同盟的東方的民族，或者稱爲東方<sup>⑧</sup>即古希臘文化。

<sup>⑤</sup>亦稱那波里或那不勒斯，義大利西岸的海港。

<sup>⑦</sup>在克里米亞，位於西伐斯托波爾之北。

的戈德人，其中也有許多斯拉夫人的人羣，乘着無數的板車，馬車，騾駝，牛和馬，沿路摧蕩着一切，向西侵入了潘諾尼亞（Паннония，即現在的匈牙利），組織了一個脆弱的和時間並不久的，以匈奴人阿提拉（Атилла）為皇帝的帝國，這個帝國以後被稱為「天災」。

對於這一切蠻族當前的最主要的獵獲品是羅馬。舊的羅馬世界，已經把奴隸主的經濟機構和社會機構榨取到最後一滴——致命的矛盾瓦解了它。羅馬的奴隸熱情地等待着蠻族的侵入——這是他們的救星；共同發動暴動，那些變為羅馬統治者之家畜的人羣，向蠻族逃去，為了獲得自由和武器；羅馬的高等社會——新成長的貴族，帝裔，高利貸者，百萬富翁的社會，自由人和地主，都絕望地和不抵抗地望着帝室的毀滅，不企圖再加鬥爭了，逃避在自己的城內的肌羣裏，那兒是幻想一般的奢侈，那兒充滿了令人墮落的，牧歌一般的詩意和裝飾或耐人尋味的樣子的憂鬱，在這兒裏過了他們的最後的殘年。

羅馬是需要推倒的。德國的教授們把這件光榮事情寫在東戈德人的眼上了。實際上呢，那些受過匈奴人的戰爭和搶掠訓練的五光十色的蠻族人羣的確曾侵入了崩潰下去的帝國的邊界。戈德人也的確應當擁有這種對偉大文明毫無意義地加以破壞的光榮。羅馬，世界的中心，就這樣在亂髮蓬鬆的，因為高興敲打着自己的盾牌的日耳曼人的勝利的怒吼中燃燒起來，把八世紀以來的古典文化都扔到羅馬的火堆中去了，烟霧迷漫在憂鬱的天空。

日耳曼人搶掠和潑怒地破壞着城市，馬戲場，宮殿，寺廟，戲院，圖書館，在羅馬的文明和自己的勝利日子之間設置下了「荒蕪地帶」。經過這一次事件之後，歐洲足足被中世紀的黑暗遮掩了自己的面孔有七個世紀——這就是歐洲日耳曼化的成果。東戈德人的國王，喬多里質（Теодорих Великий）大帝曾經說過一句在現在的日耳曼人也特別瞭解的格言：「日耳曼人的事業——是用刀，不是用筆……」

更進一步，德國人把新文化的萌芽帶給了被破壞的歐洲：這就是他們的野蠻的土地公社制度，日耳曼人的標幟——它增強了地主勞動的生產力，形成了它的統制權和由於實行封建而獲得的私有權的保障；不過關於日耳曼人的特別文化是談不到的：那些開始在失去了羅馬統制的地

方的新生活中生根的習慣，道德和法制，都不是日耳曼人的，而是「戈德人的」生產品，換句話說，那種文化的光榮事業是戈德人的侵略者從薩爾馬特—愛琳人的黑海沿岸文化中模仿來的。

當古代文化的破壞高峯聲沉寂下去之後，當蠻族粉碎了西歐的一切可能破壞的和可能搶掠的東西之後，羅馬的大道上便長滿了野草，飛鳥飛入了皇宮，野蠻化了的歐洲走上了新秩序的道路：這就是從奴隸主社會的轉變，把這個社會永久結束了，走向了還莫明其妙的封建制度的形式。

日耳曼的國王在那樣很早的時期，便把許多大國聯合在一起了，這種廣大的面積是不適應他們的經濟內容，而且這些不同民族的成員是不會結合得如何鞏固的。這純粹是日耳曼軍閥的冒險，他們始終還記憶着羅馬的偉大的模範。戰爭——對於這些身強力壯的，大字不識的國王和貴族，是最高道德法則：他們從羅馬的廢墟中僅僅拖出了基督教，這是為了便利他們的壓迫和搶奪的。那位一切學校課本上的英雄，卡爾大帝（Карл Великий）<sup>①</sup>，完成了除去斯拉夫人以外，包含了整個歐洲的世界帝國，但是這個幻想的第二帝國，不知作了多少無謂的犧牲，仍然像肥皂泡一般迅速爆裂了。

過了十二個世紀，希特勒決定重演類似的冒險——日耳曼人民要在第三帝國的廢墟下苦痛地爲這事負責任。

## 德國人論斯拉夫人

用不到窺視德國人關於斯拉夫人的一切胡說；主要的是希特勒所說：「斯拉夫人應當把『生存空間』讓給德意志人，從地面上消滅，因爲他們是不够人味的下等種族。」

十二世紀來，德國人和斯拉夫人的世界之間進行着頑強的鬥爭，斯拉夫人所處的地位在戰略上講，是比德國人不利得多：集中在歐洲中心的日耳曼，有充分的可能向分散的斯拉夫國家實行扇形的集中打擊的。十二世紀來，日耳曼人的壓迫總是一樣的；大多數的斯拉夫民族，甚至少數的民族，始終保護了自己的自由和獨立，德意志的瘋狂的騎士是很

① Charles the Great (742-814)，法蘭克王。

清楚地記得斯拉夫的刀砍的。

爲了增強對斯拉夫人的憎惡和遼遠的未來的任務，他們下賤到這種程度，德國的教授們把鼻子探進了斯拉夫歷史的極遠的黑暗時代去，在聞嗅着歷史中的空白的和不清楚的地方，立刻就把自己的印度—日耳曼人填進了這許多地方，沒有他們，斯拉夫人便不會像現在這樣生活，依照他們的意見，一定和牲畜一樣。但是在有些場合，是不能把斯拉夫世界的偉大的歷史事件——特別是關於他們在文明上的巨大功績，關於把卑占廷帝國斯拉夫化的事件上，是不能遮掩的。這些場合，德國人或者用沉默把它們藏過去，或者用小鉛字把它們講一遍。他們很明白卑占廷帝國把歐洲從早期的中世紀轉變到文藝復興的巨大任務的；他們對於那些時代也記得很清楚的，當他們的國王和貴族還不認識一個字，和狗馬，和像野獸一般的獵人一同住在自己的強盜窟的馬廄內的時期，偉大的保加利亞已經在文化上和君士坦丁堡競賽了，把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書籍翻譯成斯拉夫文，派遣僧侶到鄰邦去留學；由於卑占廷帝國和西方通商的關係，建立了許多因本身統一而更堅固的，燦爛的斯拉夫國家：捷克（Чехия），斯洛伐克（Словакия），波希米亞（Богемия），摩拉維亞（Моравия），克羅地亞（Хорватия），塞爾維亞（Сербия），因自己的熱情而著名的波蘭——德國人的腦袋被它的刀砍得格格響，戴着王冠的德國人很馴服地下跪；在掛着十字章的，披着馬汗臭的斗篷的全部日耳曼騎士們的文化普及圈走向武裝佔領斯拉夫人的土地和建立人民的牢獄，使人民一定要毫無出路地和毫不怨恨地，和被酒灌醉的豪奢們一同爲這些紅面孔的浪漫人物們工作的時候，在巴拉加（Парага）<sup>①</sup>建立了大學——歐洲的第二座大學，而屬於維洛斯拉夫的喧鬧的，美麗的，金壁輝煌的基輔，也成爲君士坦丁堡以後的，第二個商業，藝術和政治影響的中心。

爲了造成佔領斯拉夫國家內部的與外部的政治條件，德國人簡直地就說明，斯拉夫人是沒有歷史的和道德的權利可以佔有天賦的土地的，也就是說對於文化和國家的管理都是低能的。這真是德國人對俄羅斯的頂頂厲害的憎惡，對俄羅斯人的頂頂公開的鄙視。

①①捷克斯洛伐克的京城。

## 德 國 人 論 俄 羅 斯

兩哩半世紀以來，德國人向全世界，連我們也在內證明，說在十世紀時，由日耳曼—挪爾曼人把野蠻的斯拉夫民族組成了俄羅斯國，在這個歷史時期以前，斯拉夫人是生活在野蠻狀態的下等的階級，連一點國家的樣子都沒有。後來整個俄羅斯的歷史便都和德意志人發生了關係，國家組織，商業，工業，科學，都是從德國人處學來的，我們的古代的俄羅斯歷史，只是一種天生的無政府狀態和搖擺不定的，像豬一樣；在革命中俄羅斯把德國人驅逐走了，決定不依靠德國工業家，商人，將軍，事業家和行政官吏的力量。「這是要取索它（指俄羅斯）生命代價的！」希特勒這樣說。「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應當從歷史的舞台上滾下去，把它的全部二萬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森林的和水利的收益，連同礦產，生產烏金的河流，以及應當對希特勒忠誠（如果希特勒給他生活下去的話）的被征服的俄羅斯農民，都要讓給日耳曼人民。」

十八世紀初葉，曾經把一本惡名久著的歷史學家白芬道爾菲亞（Пепфендорфий）的書翻譯成俄文，在這本書裏有這樣幾行：「……不僅是瑞典人，而其他的歐洲民族也是憎惡俄羅斯民族的，並且希望使他們處在舊日的奴隸狀態和無文化的狀態中，特別是在陸軍和海軍事業上面，不僅要用武器，即使用鞭子，也要把這種俄羅斯的壞蛋們從整個世界上趕出去……」從白芬道爾菲亞到希特勒——是一脈相傳下來的：「把俄羅斯的壞蛋從世界上趕出去。」

我們俄羅斯人，對於承認自己的偉大和力量，對於痛心自己的缺點，向來是很謙遜的；我們的知識份子永遠是很自愧地和熱心地誦讀科學，很敬重地看勞德威教授在散佈着對日耳曼人種誇耀的講台上所舉起的乾瘦手指。由於精神上的無界限，我們簡直有點可憐不幸的德國人。亞力山大·雅洛斯拉維支大公（Александр Ярославич）◎◎打敗過這個種族，伊凡·格洛士納（Иван Грозный）◎◎也打敗過；當彼◎◎即亞力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1218—637）。◎◎伊凡·格洛士納四世（1530—84）。

得大帝在柏林的時候，腓德力王（Фридрих）曾經很卑下地請求他，把被孟希阿夫（Меньшиков）元帥佔領的城市還他；伊麗薩伯（Елизавета）時代又把這個種族殘酷地打敗；亞力山大一世時期，德國人磕頭膜拜地請求歸還城市；尼古拉一世因為表示豪爽，把奧地利的加布斯堡贈送給匈牙利……俄羅斯人的寬大心胸那能不可憐不幸的米海里（Михель）人㊤㊤呀！

兩個半世紀以來，德國人頑強地和有計劃地向俄羅斯人的生活中爬，但是俄羅斯對於他們的憤懣依然是俄國式的：因為他們（指德國人）在文學上，藝術上，以及在政治上，和俄羅斯人競爭的智力和才能不夠；甚至在科學上——這一點似乎應當是德國人的特權——他們也只是細心的組織分類者，才能的工匠，從來不會有過大胆的發明家；俄羅斯人冒險，發明，德國人只會把它們偷去，把俄羅斯的天才去當作自己的販賣；從十九世紀下半和廿世紀初，德國的資本家向俄羅斯來了一次大進攻；德國系統的皇后在大戰時期成了間諜組織的中心，這種組織是以電業聯合公司的名義，一直合法地存在到革命時期。當俄羅斯顯然已經到了德國人口袋中的時候，突然間十月革命毅然決然地，而且永久地把散佈在俄羅斯土地上的德國病菌連根拔了去。法西斯對蘇維埃俄羅斯的憎惡很明白，希特勒對蘇維埃俄羅斯實行「十字軍東征」的夢囈也很明白。

## 基輔的四十世紀

基輔——真是一個古老的地方，在歐洲還沒有這樣一個城市呢。在過去一世紀的末尾時，在基輔附近的特里波里耶（Триполье），發現了一大批帶著日用品和傢俱財產的居民的遺跡，這許多東西都是有關紀元前二千年以上的歷史的；經繼續發掘，在俄羅斯的考古學家面前呈現了一幅奇怪的畫面：所謂特里波里耶文化，包括了很大的區域，沿着德聶波爾河，布格（Буг）河，德聶斯特爾河，到多瑙河下游。在紀元前二千餘年的地層下面，還發現了更古的人類曾在這些地方居住的遺跡，這種古代已經到了洪荒期，接近了冰河期。

---

㊤㊤指德國人，因德國人普通的名字是米歇爾（Michel）。

這兒發生一個問題，即歐洲人的文化發源地或者就是在這些地方，特別是在德聶泊爾河沿岸，或者是斯拉夫契支河(Славутич)沿岸，這是從前的稱呼法——即斯拉夫人的河。蘇聯考古學家的探尋結果，認定了特里波里耶文化——新石器時代和初期銅器時代的文化——和巴爾幹半島，和古代希臘——阿爾高麗達(Арголіда)，和特羅亞(Троя)②③，以及和克里特島的愛琴海文化的共同性。

特里波里耶人是住在大房子內的地主，這種房子有兩面斜坡的屋頂，有粘土鋪成的地面，有許多爐子和柵欄，是初期公社時期的狀態，從各種可能來講，是在母性，在女家長的支配之下。講論女英雄的古代希臘神話中，把黑海沿岸的王國安排了一個女王，這不是無故的。

還確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實：特里波里耶的文化，不論和過去的許多世紀，和後來的許多世紀，一直沒有悲劇式地中斷過；在這一地層內，無論何處都沒有發現過土著人民和移民的毀滅的，像過去民族那樣的灰燼痕跡。從新石器時代的石斧和粗劣的傢伙，到雅洛斯拉夫的石棺時期——中間經過幾千年——在德聶泊爾河岸，一代替換着一代：特里波里耶人，司吉夫人，薩爾馬特人，維耐特斯拉夫人，安塔斯拉夫人，波良人……在俄羅斯國家的邊境內，一脈不斷地發展到基輔的黃金時代，那時伊羅斯人跟隨着司維亞多斯拉夫(Святослав)②④實行長征，建立了蘇非亞(Софія)國，和波斯，和查列格拉得(Цареград)，和羅馬，和巴黎通商，在王宮內，聽聖明的朗誦詩人由絃索伴奏着講述故事，或者對於伊高爾(Игорь)王的行軍故事流眼淚……

德國的教授們因為在特里波里耶時代，居然沒有日耳曼人種的參加也可以過去，竟大發其雷霆，發生了政治上的爭論，於是德國人用着那副法西斯黨徒所獨有的野蠻腔調，自信地聲明，彷彿特里波里耶的文化，是日耳曼種族從世界之頂向歐洲移動時所造成的。走來了，造成了文化，之後又走了——於是德聶泊爾河和基輔，自然——從古以來就是日耳曼的殖民地了。德文的歷史就是這樣編法的。和他們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在我們現代只有刺刀才可以使德國人聰明起來。

---

②③ 亞細亞土耳其占稱。

②④ 基輔大公伊(942—972)。